

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

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陀 臨淮將 崔導 賈秘 薛弘機

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

張叔高

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，留其使（明抄本、陳校本無「留其使」三字，按《風俗通·怪神篇》「留其使」作「去鄆令」）家居買田。田中有大樹十餘圍，扶疏蓋數畝，地不生谷。遭客伐之，有赤汁六七斗出。客驚怖歸，具白叔高。高怒曰：「樹老赤汁，有何等血！」因自行，復斲之。血大流灑。叔高使先斲其枝。有一空處，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，忽出往叔高。叔高乃逆格之。如此凡數回頭（「頭」原作「顧」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。左右皆怖伏地，而叔高恬如也。徐熟視，非人非獸。遂伐其木。是歲，司空辟高為侍御史兗州刺史，以居二千石之尊，過鄉里，薦祝祖孝，竟無他怪。（出《風俗通》）

陸敬叔

吳先主時，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。使人伐大樟樹，不數斧，有血出，樹斷，有物人面狗身，從樹中出。敬叔曰，此名「彭侯」。乃烹食之。白澤圖曰：「木之精名彭侯，狀如黑狗，無尾。可烹食之。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聶友

吳聶友字文悌，豫章新淦人。少時貧賤，常好射獵。見一白鹿，射之中，尋蹤血盡，不知所在。饑困，臥梓樹下。仰見所射鹿箭，著樹枝，怪之。於是還家齎糧，命子弟持斧伐之。樹有血，遂截為二板。牽置陂中，常沉，時復浮出。出家必有吉（「吉」原作「言」，據《搜神後記》八改）。友欲迎賓客，常乘此板。或於中流欲沒，客大懼，友呵之，復浮。仕官如願，位至丹陽太守。其板忽隨至石頭，友驚曰：「此陂中板來，必有意。」因解職還家。二板挾兩邊，一日即至。自爾後，板出或為凶禍。今新淦北二十里餘，曰封溪，有聶友截梓樹板濤泮柯處。泮柯有樟樹，今猶存，乃聶友回日所栽，枝葉皆向下生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董奇

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，陰映甚佳。後霖雨，奇獨在家鄉，有小吏言，太承雲府君來。乃見承雲著通天冠，長八尺，自言（「言」原作「有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。為方伯，某第三子有雋才，方當與君周旋。明日，覺樹下有異。每晡後無人，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，或命取飲食。如是半年。奇氣強壯，一門無疾。奇後適下墅，其僕客三人送護。言樹材可用，欲貸之，郎常不聽，今試共斬斲之。奇遂許之。神亦自爾絕矣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趙翼

永嘉鬆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，有血流，驚而止。後忽失第三息所在，經十日自歸。聞空中有語聲，或歌哭。翼語之曰：「汝既是神，何不與我相見？」答曰：「我正氣耳。舍北有大楓樹，南有孤峰，名曰石樓。四壁絕立，人獸莫履。小有失意，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。舉家叩頭請之，然後得下。」（出《異苑》）

魏佛陀

梁末，蔡州布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布」作「有」）席家空宅，相承雲，凶不可居。有回防都督軍人魏佛陀將火入宅，前堂止息。暝黃之際，堂舍有一物，人面狗身，無尾，在舍跳躑。佛陀挽弓射之，一發即不復見。明日發屋，看箭飲羽，得一朽木，可長尺許，下有凝血。自後遂絕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臨淮將

上元中，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，燔炙豬羊，芬馥備至。有一巨手從窗中入，言乞一鬻，眾皆不與。頻乞數四，終亦不與。乃潛結繩作羈，施於孔所。給云：「與肉。」手復入，因而係其臂。牽挽甚至，而不能脫。欲明，乃撲然而斷。視之，是一楊枝。持以求樹，近至河上，以碎斷，往往有血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崔導

唐荊南有富人崔導者，家貧乏。偶種桔約千餘株，每歲大獲其利。忽一日，有一株化為一丈夫，長丈餘，求見崔導。導初怪之，不敢出。丈夫苦求之，導遂出見之。丈夫曰：「我前生欠君錢百萬，未償而死。我家人復自欺，君乃上訴於天。是以令我合門為桔，計傭於君，僅能滿耳。今上帝有命，哀我族屬，復我本形。兼我自省前事，止如再宿耳。君幸為我置一敝廬，我自耕鑿，以卒此生。君仍盡剪去桔樹，端居守常，則能自保。不能者，天降禍矣。何者，昔百萬之資，今已足矣。」導大驚，乃皆如其言，即為葺廬，且盡伐去桔樹。後五年而導卒，家復貧。其人亦不知所在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賈秘

順宗時，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。行至古洛城邊，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，自歌自舞。秘因詣之。數人忻然齊起，揖秘同席。秘既見七人皆儒服，俱有禮，乃問之曰：「觀數君子，士流也。乃敢聚飲於野，四望無人？」有一人言曰：「我輩七人，皆負濟世之才，而未用於時者，亦猶君之韜蘊，而方謀仕進也。我輩適偶會論之間，君忽辱臨。幸且共芳樽，惜美景，以古之興亡為警覺，以人間用舍為擬議，又何必涉綺閣，入龍舟，而方盡一醉也？」秘甚怪之，不覺肅然致敬。及歡笑久，而七人皆遞相目，若有所疑。乃問秘曰：「今既接高論，奚不一示君之芳猷，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？」秘乃起而言曰：「餘睢陽人也。少好讀書，頗識古者王霸之道。今聞皇上纂嗣大寶，開直言之路，欲一叩象闕，少伸愚誠。亦不敢取富貴，但一豁鄙懷耳。適見七君子高會，故來詣之。幸無遐棄可也。」其一人顧諸輩笑曰：「他人自道，必可無傷。吾屬斷之，行當敗缺。」其一人曰：「己雖勿言。人其舍我：一人曰：「此君名秘，固當為我匿瑕矣。」乃笑謂秘曰：「吾輩是七樹精也：其一曰鬆，二曰柳，三曰槐，四曰桑，五曰棗，六曰栗，七曰樗。今各言其志，君幸聽而秘之。」其鬆精乃起而言曰：「我本處空山，非常材也。負堅貞之節，雖霜凌雪犯，不能易其操。設若哲匠構大廈，揮斤斧，長短之木，各得其用。榱桷雖眾，而欠梁棟，我即必備棟樑之用也。我得其用（「用」原作「利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，則永無傾危之患矣。」其次一人起言曰：「我之風流之名，聞於古今。但恨煬帝不回，無人見知。張緒效我，空羅織錦，空置

者，絮飛則才子詠詩，葉嫩則佳人學畫，柔勝剛強，且自保其性也。」其次者曰：「我受陽和之恩，為不材之木。大川無梁，人不我取；大廈無棟，人不我用。若非遭郢匠之壘，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。噫！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。」其次者言曰：「我平生好蠶（「蠶」原作「吞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。無辭吐飼，不異推（「推」原作「惟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食。蠶即繭，繭而絲，絲為綺。綺入貴族之用。設或貴族之流，見綺之美麗以念我，我又豈須大為梁棟，小為榱桷者也？」其次者曰：「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，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。不唯漢武帝號為東東，投我者足表赤心。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？」其次曰：「我雖處蓬華，性實恬然，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。倘人主立宗廟，虔祀饗，而法古以用我，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。」其次曰：「我與眾何殊也？天亦覆我，地亦載我。春即榮，秋即落。近世人以我為不材，我實常懷憤惋。我不處澗底，怎見我有凌雲之勢；我不在宇下，焉知我是構廈之材。驥不聘即駑馬也，玉不剖即頑石也。固不必鬆即可構廈凌雲，我即不可構廈凌雲。此所謂信一人之言，大喪其真矣。我所以慕隱淪之輩，且韜藏其跡。我若逢陶侃之一見，即又用之有餘也。」言訖，復自歌自舞。秘聞其言，大怖，坐不安席，遽起辭之。七人乃共勸酒一杯，謂秘曰：「天地間人與萬物，皆不可測，慎勿輕之。」秘飲訖，謝之而去。（出《瀟湘記》）

薛弘機

東都渭橋銅駝坊，有隱士薛弘機。營蝸舍渭河之隈，閉戶自處，又無妻僕。每秋時，鄰樹飛葉入庭，亦掃而聚焉，盛以紙囊，逐其強而歸之。常於座隅題其詞曰：「夫人之計，將徇（「徇」原作「苟」，據陳校本改）前非且不可，執我見不從於眾亦不可。人生實難，唯在處中行道耳。」居一日，殘陽西頽，霜風入戶，披褐獨坐，仰張邴之餘芳。忽有一客造門。儀狀瑰古，隆隼龐眉，方口廣頰，巖然四皓之比。衣早霞裘，長揖薛弘機曰：「足下性尚幽道，道著嘉肥。僕所居不遙，向慕足下操履，特相詣。」弘機一見相得，切磋今古，遂問姓氏。其人曰：「藏經姓柳。」即便歌吟，清夜將艾。云：「漢興，叔孫為禮，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？吾所感焉。」歌曰：「寒水停圓沼，秋池滿敗荷。杜門窮典籍，所得事今多。」弘機好《易》，因問。藏經則曰：「易道深微，未敢學也。且劉氏六說，只明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及《春秋》，而亡於《易》。其實五說。是道之難。」弘機甚喜此論。言訖辭去，窅颯有聲，弘機望之，隱隱然丈餘而沒。後問諸鄰，悉無此色。弘機苦思藏經，又不知所。尋月餘，又詣弘機。弘機每欲相近，藏經輒退。弘機逼之，微聞朽薪之氣，藏經隱。至明年五月又來，乃謂弘機曰：「知音難逢，日月易失，心親道曠，室邇人遐。吾有一絕相贈，請君記焉。」詩曰：「誰謂三才貴，餘觀萬化同。心虛嫌蠹食，年老怯狂風。」吟訖，情意搔然，不復從容，出門而西，遂失其蹤。是夜惡風，發屋拔樹。明日，魏王池畔有大枯柳，為烈風所拉折。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，盡爛壞。弘機往收之，多為兩漬斷，皆失次第，內唯無《周易》。弘機歎曰：「藏經之謂乎？」建中年事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盧虔

東洛有故宅，其堂輿軒級甚宏特，然居者多暴死，是以空而鍵之且久。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，貞元中為御史，分察東台，常欲買其宅而止焉。或曰：「此宅有怪，不可居。」虔曰：「吾自能弭之。」後一夕，虔與從吏同寢其堂，命僕使盡止於門外。從吏勇悍善射，於是執弓矢，坐前軒下。夜將深，聞有叩門者，從吏即問之。應聲曰：「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。」虔不應。已而投一幅書軒下，字似濡筆而書者，點畫纖然。虔命從吏視其字云：「吾家於此有年矣。堂輿軒級，皆吾之居也。門神戶靈，皆吾之隸也。而君突入吾舍，豈其理耶？假令君有餘，吾入之，可乎？既不懼吾，寧不愧於心耶？君速去，勿招敗亡之辱。」讀既畢，其書飄然四散，若飛燼之狀。俄又聞有言者，「柳將軍願見盧御史。」已而有厲至，身長數十尋，立庭，手執一瓢。其從吏即引滿而發，中所執，其厲遂退，委其瓢。久之又來，俯軒而立，俯其首且窺焉，貌甚異。從吏又射之，中其胸。厲驚，若有懼，遂東向而去。至明，虔命窮其跡。至宅東隙地，見柳高百餘尺，有一矢貫其上，所謂柳將軍也。虔伐其薪。自此其宅居者無恙。後歲餘，因重構堂室，於屋瓦下得一瓢。長約丈餘，有矢貫其柄，即將軍所執之瓢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僧智通

臨湍寺僧智通常持《法華經》。入禪宴坐，必求寒林淨境，殆非人跡所至處，經年，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。至曉，聲方息。歷三夜。聲侵戶，智通不耐，因應曰：「呼我何事？可入來言也。」有物長六尺餘，皂衣青面，張目巨吻。見僧，初亦合手。智通熟視良久，謂曰：「爾寒乎？就此向火。」物乃就坐。智通但唸經。至五更，物為火所醉，因閉目開口，據炉而鼾。智通觀之，乃以香匙舉灰火，置其口中。物大呼起，至門若蹶聲。其寺背山。智通及明，視蹶處，得木皮一片。登山尋之數里，見大青桐樹樹已老矣。其下凹根若新缺，僧以木皮附之，合無縫隙。其半，有薪者創成一蹬，深六七寸餘，蓋魅之口。灰火滿其中，久猶熒熒。智通焚之，其怪遂絕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江夏從事

太和中，有從事江夏者，其官舍嘗有怪異。每夕，見一巨人身盡黑，甚光。見之即悸而病死。後有許元長者，善視鬼。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。後一夕，元長坐於堂西軒下，巨人忽至，元長出一符飛之，中其臂。剗然有聲，遂墮於地。巨人即去。元長視其墮臂，乃一枯木枝。至明日，有家僮謂元長曰：「堂之東北隅，有枯樹焉，先生符今在其上。」即往視之，其樹有枝梢折者，果巨人所斷臂也。即伐而焚之，宅遂無怪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